

巖
棲
幽
事

陳繼儒
撰

中
華
書
局

巖棲幽事

此據寶顏堂秘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巖棲幽事

陳繼儒撰

吾家於陵。及華山處士。世有隱德。余輩膠粘五濁。羈鎖一生。每憶少年青松白石之盟。何止浩歎。丁酉始得築婉孌草堂於二陸遺址。故有長者爲營栽竹地。中年方偃住山心之句。然山中亦不能如道家保鍊吐納。以齋餘年。卽佛藏六千卷。隨讀隨輟。惟喜與隣翁院僧。談接花藝果種。秫劇茗之法。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。暇時集其語。爲岩棲幽事。藏之土室。嘻。此非伊呂契稷之業也。世有所謂大人先生者。其勿哂諸。

多讀兩句書。少說一句話。

香令人幽。酒令人遠。石令人雋。琴令人寂。茶令人爽。竹令人冷。月令人孤。棋令人閒。杖令人輕。水令人空。雪令人曠。顰令人悲。蒲團令人枯。美人令人憐。僧令人淡。花令人韻。金石麝鼎令人古。

粉研令極細。以楮樹汁調之。如校書時有誤字。以此塗抹。則與紙無異。粉當用畫家蒸粉。若無楮汁。止當用膠和麪糊亦可。

雌黃銀硃皆能損剝硯石。雌黃尤甚。

凡山具。設經籍機杼。以善族訓家。備藥餌方書。以辟邪衛疾。儲佳筆名繭。以點繪賦詩。留清醪雜蔬。以供

賓獨酌。補破衲舊笠。以犯雪當風。畜綺石奇墨。古玉異書。以排閒永日。製柳絮枕。蘆花被。以連牀夜話。狎黃面老僧。白頭漁父。以遣老忘機。

山谷誠子弟云。吉燭筆墨。如澡身浴德。揩拭几研。如改過遷善。敗筆浣墨。噴子弟職。書几書硯。自黔其面。惟弟惟子。臨深戰戰。

客過草堂。叩余岩棲之事。余倦於酬會。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。曰。得閒多事外。知足少年中。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。曰。種花春掃雪。看鐐夜焚香。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。曰。研田無惡歲。酒國有長春。問是何往還而破寥寂。曰。有客來相訪。通名是伏羲。

余喜賞雪。每戲云。古今二鈍漢。袁安閉門。子猷返棹。底是避寒作許題目。

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。一偈不參而多禪意。一勺不濡而多酒意。一石不曉而多畫意。淡宕故也。

多少箴。不知何人所作。其詞云。少飲酒。多餽粥。多茹菜。少食肉。少開口。多閉目。多梳頭。少洗浴。少羣居。多獨宿。多收書。少積玉。少取名。多忍辱。多行善。少干祿。便宜勿再往。好事不如無。

山居勝於城市。蓋有八德。不責苛禮。不見生客。不混酒肉。不競田宅。不問炎涼。不鬧曲直。不徵文通。不談仕籍。如反此者。是飯僧牛店。販馬驛也。

陶弘景借人書。隨誤改定。米襄陽借書畫。親爲臨摹題跋。印記裝潢。往往亂真。後并以真贋本同送歸之。雖游戲翰墨。而雅有隱德。

易之妙處在畫。王弼談理。開宋人談象數之門。易遂成一部有端有倪之書。可歎也。

山鳥每至五更。喧起五次。謂之報更。蓋山中真率漏聲也。余憶曩居小崑山下。時梅雨初霽。座客飛觴。適聞庭蛙。請以節飲。因題聯云。花枝送客蛙催鼓。竹籟喧林鳥報更。可謂山史實錄。

東坡琴詩云。若言琴上有琴聲。放在匣中何不鳴。若言聲在指頭上。何不於君指上聽。此一卷楞嚴經也。東坡可謂以琴說法。

昔之隱居者。放言。今之隱居_者。孫言。然出於口。落於筆。皆言也。慎於口而不慎於筆。謂之孫言可乎。

袁訪古帖。置之几上。其益有五。消永日。汰俗情。一益也。分別六書宗派。二益也。多識古文奇字。三益也。先賢風流韻態。如在筆端。且可以搜其遺行逸籍。交游宅墓。四益也。不必鈎楊日與聚首。如薰修法。自然得解。五益也。

徐儒子問以朝事。嘿然不答。有味乎斯言。

山谷賦苦笋云。苦而有味。如忠諫之可活國。多而不害。如舉士而能得賢。可謂得擘笋三昧。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。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。可謂得煎茶三昧。

醫書中有天地國脉圖。曰氣趨東南。文章太盛。是亦天地一病。

眞人前莫弄假。癡人前莫說夢。

寤言空谷。竟然客至。方相與討松桂。涵雲烟。而負才之士。輒欲拈題圖韻。豪咏苦吟。幽人當此。眞如清流。

之著落葉。深林之沸鳴蟬也。所謂詩人不在。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。亦非細事。

蘇子由每云。多疾病。則學道宜。多憂患。則學佛宜。以肉食無公卿福。以血食無聖賢德。然則何居而後可。曰。隨常而已。

古人畫史。魚尸諫。與地獄變相圖。皆著勸戒。正與君平賣卜同。

余每欲藏萬卷異書。藝以異錦。薰以異香。茅屋蘆簾。紙牕土壁。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。客笑曰。此亦天壤一異人。

石青不能研碎。以耳塞粟許。彈入便成粉。墨多麻眼。亦用此法。

天台藤。可刷爲杖。然有數種。有含春藤。有石南藤。清風藤。蒼婆藤。天壽根藤。

翰林九生法。一生筆。純毫爲心。軟而復健。二生紙。新出篋笥。潤滑易書。卽受其墨。若久露風日。枯燥難用。三生研。用則貯水。畢則乾之。不可浸潤。四生水。義在新汲。不可久停。停不堪用。五生墨。隨要隱研。多則泥鈍。六生手。攜執勞腕。則無准。七生神。凝神靜思。不可煩燥。八生目。寐息適落分明。九生景。天氣清朗。人心舒悅。乃可言書。

洪崖跨白驢。驢名積雪。其詩云。下調無人采。高心又被噴。不知時俗意。教我若爲人。黃山谷自題像云。前身寒山子。後身黃魯直。頗遭俗人惱。思欲入石壁。余謂有古語云。上士閉心中。下士閉口。下士閉門。我操中下法。庶其免乎。

瓶花置案頭。亦各有相宜者。梅芬傲雪。偏繞吟魂。杏蕊嬌春。最憐粧鏡。梨花帶雨。青閨斷腸。荷氣臨風。紅顏露齒。海棠桃李。爭豔綺席。牡丹芍藥。乍迎歌扇。芳桂一枝。足開笑語。幽蘭盈把。堪贈伉儷。以此引類連情。境趣多合。

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。玉砌雕廊。白鼻嬌兒。紫絲步障。丹青團扇。紺綠鼎彝。才子書素練。以飛觴。美人拭紅綃。而度曲。不然。乃措大賞花耳。

古隱者多躬耕。余筋骨薄。一不能。多弋釣。余禁殺。二不能。多有二頃田。八百桑。余貧瘠。三不能。多酌水帶索。余不耐苦飢。四不能。乃可能者。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。然著述家。切弗批駁先賢。但當拈己之是。不必証人之非。

海味不鹹。蜜餞不甜。處士不做。高僧不禪。皆是至德。

有兒事足。一把茅遮屋。若使薄田耕不熟。添箇新生黃犢。閒來也教兒孫讀書。不爲功名。種竹澆花釀酒。世家閉戶先生。右調清平樂。余醉中書付兒曹。以爲家券。

書曰。炎上作苦。凡人遇困苦。則怨尤易生。客氣易動。正是火炎上時也。貧而隱者。不可不知。

東坡投荒時。答程大侔云。此間食無肉。病無藥。居無室。出無友。冬無炭。夏無寒泉。大率皆無耳。余擁山居。公所無者。盡有之。不省何德而享此。惟日拈一瓣香。向古佛懺罪耳。

以蹊徑之奇。恠論。則畫不如山水。以筆墨之精妙。論。則山水決不如畫。

小兒發願云。願明月長圓。終日如晝。余曰。善哉。雖然。使人終無息肩期矣。于鄴詩不云乎。白日若不落。紅塵應更深。

宣和時。酒店壁間有詩云。是非不到釣魚處。榮辱常隨騎馬人。

李北海書。當時便多法之。北海笑云。學我者拙。似我者死。

黃山谷嘗云。士大夫三日不讀書。自覺語言無味。對鏡亦而目可憎。米元章亦云。一日不讀書。便覺思澁。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。

四時之景。莫如初夏。余嘗夜飲歸。作增減字溪紗云。梓樹花香月半明。棹歌歸去蟪蛄鳴。曲曲柳灣茅屋

矮。挂魚罾。笑指吾廬何處。是一池荷葉小橋橫。燈火紙牕修竹裏。讀書聲。

余嘗愛夷堅支乙序云。老矣不復觀心。猶獨愛奇。氣習猶與壯等。耳力未減。客語尙能欣聽。心力未歇。憶所聞不遺忘。筆力未遽衰。觸事大略能述。此洪适語也。

人無意。意便無窮。

陸平翁燕居日課云。以書史爲園林。以歌咏爲鼓吹。以理義爲膏粱。以著述爲文繡。以誦讀爲菑畲。以記問爲居積。以前言往行爲師友。以忠信篤敬爲修持。以作善降祥爲因果。以樂天知命爲西方。

以金石鼎彝竹簡之古文。可以正六書。以六書之字畫。尙可正六經之訛字。

韓退之詩云。居間食不足。從官力難任。兩事皆害性。一生常苦心。子瞻詩云。家居妻兒號。出仕猿鶴怨。未

能逐什一。安敢搏九萬。二公猶不免徘徊於進退之間。其後退之迷雪於衡山。子瞻望日于儋海。回視閭戶擁衾簞瓢藜藿。不在天上乎。故考槃詩云。獨寐寤言。永矢弗諼。雪景莫若山。山雪莫若月下。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。夜啓岩牖。淡而無風。月直松際。雞鳴雪中。蓋實景也。

了心卽了生死。余徵心二十年。覺眼前有歷歷者。以爲心在是矣。而不知此正是生死之根。忽晚臥雷霆。主人公皆無措頓處。此時心路迸絕。難以言喻。其後讀中峯。見無所見。剩雙眸。聞無所聞。餘兩耳。更覺痛切。迺知一切老禪。痛捧熱喝。與余迅雷無異。趙清獻五十九聞雷得道。自號知非子。世人不省。以爲改過之辭。嗟乎。眞摸象人也。

太乙六壬奇門。此三部書原本於易。但我輩知之不可習。習之想安靜心。兒輩見之尤不當習。習之生務外損。惟稗官小說。山經地志。時留案頭。可以廣異聞。可以代老友。

辟穀咽津爲上。咽氣爲次。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。大有眞味。如小兒略乳。滾滾不止。故雖酬應交際。而終日忘飢。若咽氣則閉口住息。身心俱寂。然後可。此正不可以歲月效也。

種樹之法莫妙於東坡曰。大者不能活。小者老夫又不能待。惟擇中材而多帶土。礪者爲佳。

箕踞于斑竹林中。徙倚于青石几上。所有道笈梵書。或校讐四五字。或參諷一兩章。茶不甚精。壺亦不燥。香不甚良。灰亦不死。短琴無曲而有弦。長謳無腔而有音。激氣發於林樾。好風送之水涯。若非羲皇以上。

定亦嵇阮兄弟之間。

李之彥云。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。下著一戈字。真殺人之物。而人不悟也。然則兩戈爭貝。豈非賤乎。滌硯不宜用湯。有損于石。

探茶欲精。藏茶欲燥。烹茶欲潔。

茶見日而味奪。墨見日而色灰。

裝潢舊碑石刻法帖。篆額斷不可去。不然却似賢人不著冠耳。

眼生於墨池外曰高眼。生於墨池中曰低眼。高者尤貴。以其石不爲墨漬也。

硯宜頻易新水。去塵。墨宜頻易故囊。去濕。

硯有積墨。迺見古舊。張仲素墨池賦曰。惟遍地而盡墨。知功積而秣成。又曰。涅此黛色。涵乎碧虛。形容積墨妙矣。

山谷云。相茶瓢與相叩竹同法。不欲肥而欲瘦。但須飽風霜耳。

吾子彥所述。書室中修行法。心閒手懶。則觀法帖。以其可逐字放置也。手閒心懶。則治迂事。以其可作可止也。心手俱閒。則寫字作詩文。以其可兼濟也。心手俱懶。則坐睡。以其不強役於神。心不定。宜看詩。及雜短故事。以其易於見意。不滯於久也。心閒無事。宜看長篇文字。或經註。或史傳。或古人文集。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。及寒夜也。又曰。手冗心閒。則思。心冗手閒。則臥。心手俱閒。則著書作字。心手俱冗。則思早畢其

事以寧吾神。

抄本書如古帖，不必全帙，皆是斷壁殘珪。

古鼎彝尊，不獨饗簋示戒，凡蠹鼎防刺也，周舟防溺也，奕車瓢防覆也。

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，當令以讀書通世事。

辛棄疾言：人生在勤，當以力田爲先，故以稼名軒。

名妓翻經，老僧釀酒，將軍翔文章之府，書生踐戎馬之場，雖乏本色，故自有致。

山中人，十月以薪草縛柑橘樹上，余曰：此爲木奴著裘。

一兔橫身當古路，蒼鷹才見便生擒，後來獵犬無靈性，猶向枯椿舊處尋。大陽玄禪師典客偈也。參禪之病盡於此矣。豈惟禪門事，凡詩文書畫，有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意，便是到家漢。若尋聲逐跡，乃問關吏過關者也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，尙能瞠目露腮，作村杜撰，況大丈夫翰墨之事哉。

磨墨如病夫，把筆如壯夫。

朱紫陽答陳同父書，奉告老兄，早暮相攬掇，留取閒漢，在山裏咬菜根，了却幾卷殘書。古人以書畫爲柔翰弱翰，故開卷張冊，從容爲上。

經史子集，以辭相傳，而碑刻則并古人手蹟以存，故好古尙友之士，相與共訪而傳之。看棋不若抄書，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。

畫與字各有門庭。字可生。畫不可不熟。字須熟後生。畫須熟外熟。

讀史要耐訛字。正如登山耐歹路。踏雪耐危橋。閒居耐俗漢。看花耐惡酒。此方得力。僧要真。不要高。

洞庭張山人云。山頂泉。輕而清。山下泉。清而重。石中泉。清而甘。沙中泉。清而冽。土中泉。清而厚。流動者良于安靜。負陰者勝于向陽。山創者泉寡。山秀者有神。真源無味。真水無香。

吾鄉荇菜。爛煮之。其味如蜜。名曰荇酥。郡志不載。遂爲漁人野夫所食。此見於農田餘話。俟秋明水清時。載菊泛柳。膾鱸擣橙。并試前法。同與蓴絲薦酒。

余山中。徐德夫送一鶴至。已受所。張公復送一鶴配之。每欲作詩咏其事。偶讀皇甫湜鶴處雞羣賦。遂爲開筆。其中有句云。同李陵之入胡。滿目異類。似屈原之在楚。衆人皆醉。慘淡無色。低回不平。每戒比之匪人。常恥獨爲君子。

與其結新知。不若敦舊好。與其施新恩。不若還舊債。

三月茶笋初肥。梅花未困。九月蓴鱸正美。秫酒新香。勝客晴牕。出古人法書名畫。焚香評賞。無過此事。門生包鳴甫云。淳化帖。蒼頡字。尙帶卦體。此言得字之本。

住山須一小舟。朱欄碧幄。明櫺短帆。舟中雜置圖史鼎彝。酒漿葑脯。近則峯泖而止。遠則北至京口。南至錢塘而止。風利道便。移訪故人。有見留者。不妨一夜話。十日飲。遇佳山水處。或高僧野人之廬。竹樹蒙茸。

草花映帶。幅巾杖履。相對夷然。至於風光淡爽。水月空清。鐵笛一聲。素鷗欲舞。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。
邵堯夫云。但看花開落。不言人是非。

王辰玉香山記云。大約西山之勝。彷彿武林之西湖。逶迤不如。而蓊潤或過之。因與二三子作妄想。若斬荻蘆。開陂隄。以盡田荷花。至山膝而止。使十五小兒。錦衣畫舸。唱江南採蓮詞。出沒於白鷗碧浪之間。所在室廬。必竹門板扉。與金碧相間出。而後結遠道人。爲香山社主。乞青蓮居士。爲玉泉酒家翁。吾老此可矣。

古云。鶴笠鷺蓑。鹿裘鵲冠。魚枕杯。猿臂笛。與夫畫圖之屋廬。詩意之山水。皆可遇而不可求。即可求而不可常。余惟紙牕竹屋。夏葛冬裘。飯後黑甜。日中白醉。

余寒齋焚香點茶之外。最喜以古瓶簪蠟梅水仙。蠟梅。古人云。本非梅類。以其與梅同時。香又相近。色酷似蜜脾也。又山谷謂京洛間。有一種香氣如梅。類女工撚蠟所成。故以名之。有湯夷。華陰人。服水仙花八石。得爲水仙。又拘樓國有水仙樹。樹腹中有水。謂之仙漿。飲者七日醉。楊誠齋以千葉爲真水仙。而余以爲不如單葉者多風韻。蠟梅難題咏。山谷蘭齋。惟五言小詩而已。獨水仙山谷極爲推賞。曰。何時持上紫宸殿。乞與宮梅定等差。又考蠟梅原名黃梅。故王安國熙寧間。尙咏黃梅詩。至元祐間。蘇黃命爲蠟梅。而范石湖梅譜。又云。本非梅種。以其與梅同時。而香又近之。如鸚鵡菊。亦以葉梗似菊。而花又同時也。張翊花經。首云。一品九命。蠟梅亦在其中。洛陽亦有蠟梅。直九英耳。

閩有紅茉莉。蜀有紫綉毬。楚有紅梨花。燕有黃石榴。天台有黃海棠。白海棠。白紫碧桂花。白玫瑰。洛陽有黃芍藥。昌州有香海棠。

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。此謂蘭膏。甘香不啻沆瀣。多取損花。

孟淑卿。蘇州人。訓導澄之女。工詩。號荊山居士。嘗論宋朱淑真詩曰。作詩貴脫胎化質。僧詩無香火氣。乃佳。鉛粉亦然。朱生故有俗病。李易安可與語耳。

讀書能轉音。能破句。是真能讀書人。溫故知新。盡此矣。

漢高手勅子云。每上疏。宜自書。勿使人也。夫帝王且然。況士大夫子弟乎。今數行字。輒付侍史書之。豈非惰習。

養生家忌北首臥。忌北向食坐。以及冠帶唾溺。蓋北方壬癸。至陰所居。犯者魁罡神責之。校書能闕疑者。其平生口無誑語可知也。

碑石水泐者。具在。好奇之士。乃專做刻文剝剝之處。僅存字形。以爲古意。范石湖此語。爲漢隸也。不知今學漢印者。皆此類。古文亦然。

危太朴作隸書歌一篇。贈四明汪大雅。備括諸碑之所。自且歷書之。疊疊千餘言不休。

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。後題云。陰陽冥隲。宜少留意。閒居尙可爲之。況身有職任。而值飢者。易爲食乎。仙官分置洞宮。亦如世間局任者矣。吾德常兄固知之也。此皆盛德之言。

東坡云。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。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。夜半飲醉。無以解酒。輒摘菜羹之。味含土膏。氣飽霜露。雖梁肉不能及也。人生須底物。而乃更貪耶。乃作四句。秋來霜露滿東園。蘆葍生兒芥有孫。我與何曾同一飽。不知何苦食雞豚。余故題其廬曰安蔬。品茶一人得神。二人得趣。三人得味。七八人是名施茶。

嵩山僧贈余木瘦爐。余銘之云。形固可使如槁木乎。心故可使如死灰乎。惟我與爾有是夫。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。余答以詩云。僧寄天台杖。支余獨上臺。借它時點綴。不是老相催。打果驚黃鳥。疏泉破碧苔。秋聲滿松壑。并與夕陽來。

余嘗過一山隣。而老嗜花。紅紫疎戶。弄孫負日。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。況京都滾滾塵邪。余贈以詩云。有箇小門松下開。堂前名藥繞畦栽。老翁抱孫不抱甕。恰欲灌花山雨來。

嵇康皇甫高士傳。止七十二傳。傳不過數行而止。至使諸君子若滅若沒。非闡幽發潛之意。余故從二十一史隱逸全傳悉爲探出。卽孝友獨行。方藝中有比類高蹤者。咸爲著之。而又補勝國自鄭思肖而下。凡幾十人。總得二十四卷。曰陳氏逸民史。

焚香倚枕。人事都盡。夢境未來。僕于此時。可名臥隱。便覺鑿坏住山爲煩。

余得古書。校過付抄。抄後復校。校過付刻。刻後復校。校過卽印。印後復校。然魯魚帝虎。百有二三。夫眼與相對。尙然。況以耳傳耳。其是非毀譽。寧有真乎。

吾山無薇蕨。然梅花可以點湯。薔薇玉蘭可以蘸麪。牡丹可以煎酥。玫瑰薔薇茱萸可以釀醬。枸杞薔薇紫荊藤花可以佐饌。其餘豆莢瓜瓞菜苗松粉。又可以補筭脯之闕。此山糧食譜也。

白骨觀法。想右腳大指腫爛流惡水。漸漸至脛至膝至腰。左腳亦如此。漸漸爛過腰至腹至胸。以至頸頂。盡皆爛了。惟有白骨。須分明歷歷觀看。白骨一一盡見。靜心觀看良久。乃思觀白骨者是誰。白骨是誰。是知身體與我常爲二物矣。又漸漸離白骨觀看。先離一丈。以至五丈十丈。乃至百丈千丈。是知白骨與我了不相干也。常作此想。則我與形骸本爲二物。我轉寄於形骸中。豈可謂此形骸終久不壞。而我常住其中。如此便可齊死生矣。素問云。精神守內。病安從來。

揜戶焚香。清福已具。如無福者。定生他想。更有福者。輔以讀書。

孫真人云。凡遇山水塢中出泉者。不可久居。常食作瘦病。凡陰地冷水不可飲。飲必作瘡瘡。世人但愛秋月。而不知秋日之妙。白雲碧漢。大勝平時。桂落庭閒。乃契斯語。

打碑文。上墨後。須融蠟楷之。則字畫光潤而墨不脫。否則漫漶不明。北方用駱駝油亦佳。或以酥融蠟用之。

臨帖如驟見異人。不必相其耳目頭面。當觀其舉止笑語。真精神流注處。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。仇山村詩云。艱危頗得文章力。嫁娶各隨男女緣。又云。無求莫問朝廷事。有恥難交市井人。吳人於十月采小春茶。此時不特逗漏花枝。而尙喜月光晴暖。從此踰過霜淒雁凍。不可復堪。

東坡與蒲傳正書云。千乘姪。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。多買書畫奇物。常典錢。今退居之後。決不能食淡味。麝。杜門絕客。貧親知相干。決不能不應副。此數事。豈可無備。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。不消與營產業也。書畫奇物。老坡近年視之。不啻如糞土也。此言中余膏肓。所謂真實語者。不誑語者。書而榜之壁間。爲山居第一戒。

居山有四法。樹無行次。石無位置。屋無宏肆。心無機事。

東坡有詩曰。論畫以形似。見與兒童隣。作詩必此詩。定此非詩人。余曰。此元畫也。晁以道詩云。畫寫物外形。要物形不改。詩傳畫外意。貴有畫中態。余曰。此宋畫也。

士人作畫。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。樹如屈鐵。山如畫沙。絕去甜俗蹊徑。乃爲士氣。不爾縱儼然及格。已落畫師魔界。不復可救藥矣。

徽宗畫高宗字。至不能與蘇米諸臣爭價。翰墨尙如此。況立德者乎。

白樂天自作生墓志云。外以儒行修其身。內以釋教汰其心。旁以圖史山水琴酒咏歌樂其志。

癸辛雜志云。折梅花插鹽中。花開醅有肥態。試之良然。已與家仲乙未正月十四日舟過鍾買山。大雪。探梅僧院。僧出酒相餉。因論前事。僧言以醃豕滾汁。熱貯瓶梅。却能放葉結子。余始知古人鹽梅和羹。故自同調。

劇竹根以辰日。捕魚鰕以亥日。栽種忌焦枯日。